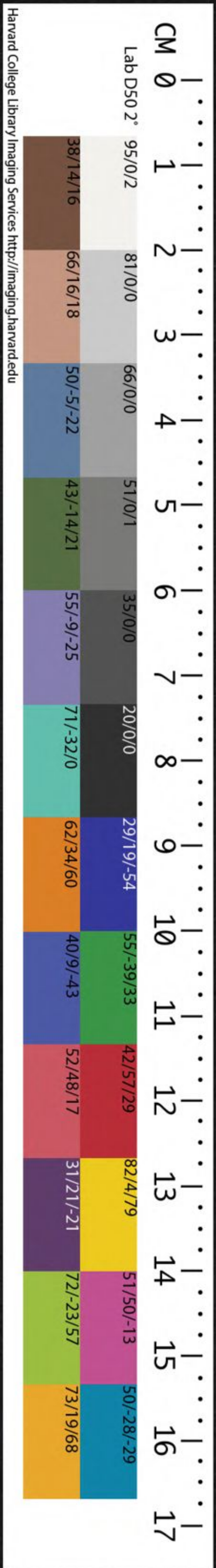


7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4002. 131~~

T 4664/4244B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

吳郡

刪正

哈佛大學
哈佛葉宗
圖書館
珍藏
印

禦邊

范純粹請弃
地易被虜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守慶州范純粹乞以弃

文彦博論种
琦徐禧輩誤

地易被虜之人疏

海可戒

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奏

夏國
防論蘭

一年彦博又奏

州及延慶兩
路新建城寨
不可棄

元祐元年十一月吏部尚書呂大防荅詔論西
事疏

孫覺論葉蘭

州師
劉摯論熙河
之蘭州西蕃
故地鄜延之
五寨戒夏

給事中孫覺乞奔蘭州上奏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論邊事上言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慮邊五疏

一在威斷而用
兵二論開室之

盟內田欽祚之勝景德之好古捷覽之敗今亦宜示以必誅之道破壞其彘心三滌除本根之害必復靈武而後可四論復靈武之道有三曰離旁隣之助啓嚮化之其力五論賈誼晁錯趙充國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

陶又乞徙瀘州戎兵歸內郡上奏畧曰昔年瀘

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髦骨事至毫末而

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軍覆將騷動

置乞弟
不問

一方朝廷兩命帥西討調發數萬兩蜀瘡痍尚

未全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

住坐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兒不能獲後

以王光祖為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首光祖怙

權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害怨逾骨髓經營數

年亦無所得今瀘州內外屯兵萬餘作為聲勢

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匿其形

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饋運日勞雖無寇至坐

耗民力臣謂乞弟之存亡違順不足上煩朝慮

宜一切置而不問。唯徙重兵歸內郡，以省橫費。戒邊臣守疆場，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歲月當有成効。

蘇軾論前後致寇之由當今待敵之要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奏畧曰：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土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布亦絕。虜中死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羊墮壞所失。

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為安靜，以不別白為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

李常請修正
差履二法
劉安世請法
堯湯備災有
素宜王靡神
不宗
請裡祀救荒
刑者役

宜訓敕太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實必罰。使
群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
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
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園
囿。焚鞭朴。以縱罪戾。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

四年。御史中丞李常上奏。

劉安世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狀。

安世又乞舉裡祀荒政及求言卹刑狀。

安世為右正言。上奏。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

民言事
曾肇請罷春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四

吳郡 剛正

災祥

宋哲宗元祐四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

右諫議大夫范純仁論消復陰沴疏

七年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上奏畧曰伏見去

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既按

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

傅堯俞請親
出祈雨

范純仁請選
用正人以消

寒雪陰沴之
災

王岩叟請用
人審邪正聽

言察是非

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告凶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為戒。考維常之語，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為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

豐稷請總正萬事

八年春多雪，刑部侍郎豐稷上言曰：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

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變。

鄒浩請致謹消復之方

右正言鄒浩以京東大水，上言曰：今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

范祖禹論日食不盡如鈞宜安靜以寧人心
陳并請除去四說之患

紹聖元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畏天劄子，四年，陳并上奏，畧曰：陛下聖德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

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
 人同意希合，豈免偏私。臣嘗聞榜朝堂，不得附
 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
 是不是，則目為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
 先帝，則為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
 安燾為無甚過，則以濤為非，奪職知光州。權中
 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居厚為聚斂培刻
 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為非，羅織罰金。夫詞臣
 以言而被責，臣下又... 職言事，臺諫為...

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
 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
 西，按漢曆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炎或短或長，
 內為後宮之害，外為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彗
 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深，
 以廣也；為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歛如攘奪，誅
 戮如仇讐；彗星之出，庸可懼也。臣不避斧鉞之
 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
 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

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間巷賤夫。尚以出妻爲耻。况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干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過詰責詰。責

不已。不過。之別館。誘掖。論使之改悔。設有忤旨。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寘之死。以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詔。皇后天下疑之。臣亦竊以爲疑。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

於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已。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群臣異議。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徵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

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王安石爲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人材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爲

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聽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決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台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其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事

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致賢無友。或取於漁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讐。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今尚書右丞黃履。在元祐爲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

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尋以已事爲他人所攻罷不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誥善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閑官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虚心悔省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帥喜珍戰者臣試言之鍾傳江外書生始爲閩人李憲門客因

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爲張掖酒泉武威煌燉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王我太祖經畧四方未暇遠畧故彝興尚襲領節鉞至四世外

繼遷叛。盡據夏有銀綬。地淳化中。始納款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於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朝廷併取。乃以上表。以示臣服。真宗慈仁寬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鄙延環。慮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

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盡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埃。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

王觀論變異
未盡消由正
事猶有關

元符中刑部侍郎王觀上奏

劉肇論日青
無光風霾昏

陳次升論人
事修則天意

論先朝有星
變必頒恩滌

韓宗武請察
微漸

陳師錫諫駕
幸懿親宅蔡

幸懿親宅蔡
位觀芝草

龍德宮
陳瑞論革否

黍 災為

哲宗時侍御史劉肇上奏

諫議大夫陳次升上奏

次升又上奏

徽宗即位鴻臚寺丞韓宗武上奏

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奏

右正言陳瓘論熒惑在房心之間狀

瓘又進仁祖言謹告為天心之仁故事

瓘又論衛州進瑞麥狀

知成都路昌衡應詔上奏

進仁祖故事

請因衛州進

瑞麥降詔務

農

路昌衡論用

兵興役好利

近佞四者皆

陰之過盛

崔鷗論應天

不在伐鼓用

幣素服徹藥

任伯雨論暮

夜赤氣起北

方又有黑氣

在下漸衝西

方散而為白

此宮禁陰謀

筠州推官崔鷗應詔上書

右正言任伯雨上奏

伯雨又上奏

伯雨又上奏

翰林學士曾肇論日食赤紫之變疏

左司諫江公望乞因日食命百官轉對狀

御史中丞王覲上奏

大觀四年侍御史毛生上奏畧曰當今急

一曰省邊事二曰足財用三曰收

夷狄竊發之證

請勿於太一宮側建火星

論前赤氣之異

與果有皇太后上仙之禍

豈容亳州兗州河中府妄奏今氣為祥

曾肇論朝廷正則四達治

江公望論每遇起居日輪

百寮轉對王觀論集禮

技巧

政和七年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

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為二其象為大火

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

方之味經星也熒惑遲疾順逆災已之不常

不可以紀時若心與味則有定次有常

帝王取節焉然堯典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

幽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

星也昔蓋自陶唐以來以心為火政之君矣何

災不必於延福宮設醮

謝咎

毛注言當今四急務

許翰論四時各變所宜不以為國火

則均是火也而心為大辰是以味為鶉火心為

大火大火之所以為大者天以心為明堂故

昔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祀大火故

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入心受

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六月以三月

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

月作火鑄刑器而士文伯知其將災周之三

今正月也大火未出而人作之則與天

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謂出內火者謂大

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之間。能革物氣。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亡之。羊牛之享。蓋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爲國鎮矣。鼎象木止有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宜木。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火之木也。槐檀。水之木也。火土之木也。柞櫟。金之木也。槐檀。水之木也。火土之木也。變各以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

食飲焉。此疾癘之所以不作也。昔晉之遷。有持洛陽火渡江者。也。世世傳之。其火不滅。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熱。則知火之新舊。氣性必異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卽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是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木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放古法。各變其所宜木。以爲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冶。則皆於三月建辰之後。

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明堂調鼎之治。

洪範太

之說系諸

翰又上奏曰臣聞天人之際精稜相易。取無定方體惟所感變是以古先格王深

天道而均調以人事在易之符先王以云

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問古之也也日之始至陰壯陽微故

使閉關商旅不行而致養其一以定時

過陰氣而后不省方而致養其一以定時德冬至者一歲之始也先王終歲之事輔相天

道類悉如此而易不可以徧舉故於復首一見

之而世得以類推焉凡陰陽五行之變本原於

易而降在洪範散在太元莊深思知化之時能

使道通為一某嘗竊原天地之數考諸洪範五

為之說曰形凝於西而觀生於東故木為貌聲

動於東而節成於西故金為言水生火故貌可

視也金生水故言可聽也二之炤也麗乎方

比視遠之明也一之虛也通乎無方比聽

聰也其證諸天也一潛而蒸水氣之精也

而燠。火氣之變也。三積而燠。水以之。滋仁之愛也。父子之道也。四辨而暘。火燠義之制也。君臣之保也。肅以欽恭。又以制從。括以正厥明。謀以審厥聰。不恭以肅。則恣行而狂。不從以謀。則陵節而僭。不明以括。則豫而無稽。是故肅以括謀。能使雨暘寒燠從時而不愆。狂僭豫急。能使雨暘寒燠常久而無節也。思者風也。思在土。行爲土。而風以木氣在中。益地以五五相宜。之窮也。而天三變而通之。是以鼓舞之風發於

大塊也。變五以三。故睿而通。妙三於一。故聖而化。聖人精一。入乎無思。散能無不思也。思而正勝。則修而爲聖。其風時思而妄雜。則亂而成蒙。其風常思者君也。四德之所恃以成者也。土氣之濕。水或使之也。水潛於土。故聖以一妙而御中也。金氣之燥。火或使之也。火緼於金。故又者慶賞刑威。唯二折天下而成方者也。水之恭者。水本之也。火之明者。木資之也。水之聰者。金瑩之也。皆因而用之者也。恭之作肅。金斂之也。明

之作。括水斷之也。聰之作謀。土稽之也。皆制而成之者也。金土異。此天地之數。所以成五位之節者也。是以其德重固。其道制而用之。而成於自用。火克金而從。木克土而睿。金凝而作火。土化而成聖也。是以聖人之相天也。木不足則用恭。木太過則撝肅。金太過則用從。金不足則撝。火不足則用明。火太過則撝括。水不足則用聰。水太過則撝謀。土太過則用睿。土不足則撝聖。木沴則制天下之狂。金沴則禁天下之僭。火

沴則飭諸豫。水沴則抑諸急。土沴則祛諸蒙也。其在周官。有叙事。有政。叙事所以治常也。救政所以御變也。何謂叙事。月令所載是也。又如春正月。泰卦御之。太元之氣。其首為差。為重。為增。為銳。為達。為交。聖人修其畫。贊之德。以道其化。如秋七月。否卦御之。太元之氣。其首為常。為度。為玄。為昆。為減。為陰。為守。聖人修其畫。贊之德。以受其福也。何謂救政。庶證所驗是也。又如木不足。則穀尚角。色尚青。政尚仁。毋殺鱗蟲。毋

傷新物。赦小過。解久禁。以扶木氣。木在太元。其類爲鱗。爲新。爲赦。爲解。故也。如金太過。則聲尚徵。色尚赤。政尚禮。息巫風。戒猛政。警邊城之變。飭寇賊之防。以抑金氣。金在太元。其類爲巫祝。爲猛。爲邊。爲城。爲寇。爲賊。故也。歲時適平。則有叙事。無救政。歲時有過。不及。而叙事救政兼舉焉。古者王公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必有以深造乎此。其妙難知。而其粗則有司可得而陳者也。按易之傳。戊辰之歲。泰卦御之。而正

月又泰所御。皇帝作興明堂。以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之義。紹修古道。資取化源。肇自來歲。戊戌正月之吉。號詔天下。以大振顯祖宗之烈光。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與泰合符。謂宜因此盡舉洪範太元之說。系諸易象。與時損益。定著月令。爲萬世法。有司前期既具叙事。又具一氣救政。義類所宜。告諸朝廷。朝廷以時相觀。庶政攷合。師言或創建新令。或申勅舊法。審則宜類。參乎元精。條列以上

誕布而下、使民由之、以安以利、而由其所以然、必有以感移、至神、導迎和氣、天下幸甚。

貞觀光論大
臣不尚德

政和末歲旱、帝以為念、侍御史黃葆光上疏曰、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後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疆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

鄭居中少宰余深、倏違畏避、不能在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

此天... 漢... 不... 大... 百... 不... 論... 出... 天... 不... 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五

吳郡... 三册正

災祥

宋徽宗宣和元年起居郎李綱論水災狀

綱又論水災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

李綱論周官於國危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論水災便宜六事論修其在我

徽宗次南都綱時為尚書右丞因召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

蔡京王黼童
賈朱勳等以
謝除兩
呂好問請體
天之意除舊
布新

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舍
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
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
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
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
欽宗靖康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奏
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畧曰近日彗出寅位天
所以示警戒也昨示寧大觀間彗星兩見太上
皇恐懼改革之意於當時詔令赦文可覆視

也然而群小滿朝闕官內助正人終不得用
事終不得收蔡京大惡也逐之未久而復召况
肯逐小惡者乎商英未為甚賢也用之未久
而已貶况肯用大賢乎黨籍雖毀而禁錮益牢
言路雖開而箝寒益急罷諫官虛講筵使太上
皇不聞身之過不念古之治亂是以大意震
怒大戎深寇黎庶驚惶遂傳位陛下陛下亦念
之乎

王襄論彗星疏
日臣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

王襄論彗星疏
日臣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

而不吵遵童
出之施設而
小除

之大政四事言之。夫養兵之制。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宣武因之以為帝都者也。財用之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陝西五路。今日以為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凡一遇敵。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離亂相尋。周世宗自斬宿將樊愛能等。知藝祖神武。俾治軍政。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銳無前之眾。當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過數萬人。六七年間。南取淮南。北定二關。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

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四方也。故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造朝。入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負糧兩石。不得雇代。以閱其力。諸班娶妻。則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太祖臨幸之。諸班之妻。盡取女子之長者。欲其子孫魁傑。世為禁衛。而不絕也。太祖嘗謂雖京師有精兵數萬。况天下乎。至於府界諸邑。輔郡縣鎮。但係河路。易致糧餉。

者無不屯兵三數千人。重內制外。如此其密也。及王安石爲相。思復三代民兵。故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營壞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千萬人也。其後蔡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充。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鬻食於市。強者負擔於路。高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爲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

之地。今爲苑藥甲第矣。郡縣之民。徧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十。以待暴客。陛下以萬乘之尊。威懾四海。而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近畿輔郡。兵將備禦。殆同戲事。一有邊警。則遠道。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載罹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勞憊者。十已四五。萬一南方鼠竊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待。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

豈可再致。是動天下之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臣等言養兵非祖宗之法者也。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王之都。皆可考矣。唯宣武之爲都。獨自朱梁而始。晉天福末。就糧而遷焉。祖宗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宿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足以給餉也。故仰東南之運以養之。東南運漕取於六路。年額六百餘萬石。其資以爲本者三船也。倉也。鹽也。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船以供入

汴之綱。常六千隻。以六千船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故不勞而能辦。其後漸廢。至章惇爲相。船祇四千。而撥東河之船運西河之石。每大石升船一舟。輒壞。比及運畢。壞者過半。蔡京更改法度。廢爲直達。此船法壞也。祖宗置真揚泗倉。名曰轉搬。六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高淺。冬月潮小。水不登應。則閉閘而不通。故真州置倉以卸之。潮大放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

糴儲於倉中。加息充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歲課。應期而敷。倉木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營造。中間雖復興起。曾不足以庇風雨。而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益之求矣。此倉法之壞也。蔡京之姦謀。困民之大害。無甚於鹽法。祖宗河北之鹽。不權以利河北之民。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東南收稅上供。委鹽六路。以暗爲六百萬石之木。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充足。

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額。蔡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鹽利。歸之中都。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利於權貨。故中都豐足。而三邊匱矣。西北之糧。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繕治。而河北之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搬輦鹽貨。不得耕織者。不知其破幾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巡門散鹽。以及茶礬。吏緣誅求。搔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况有六路轉運司直供運漕之歲。

卷三百五
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山積。其
間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
資鹽利以爲用。未敢遽言之哉。然而祖宗熙豐
之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當時未收鹽利也。國
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祖宗之經入
法度有所未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
講求興復之。裁省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
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運漕如祖宗之盛。運漕
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祖宗之強。臣恐未可以

歲月冀此。臣畧言運漕非祖宗之法者也。祖宗
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
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神宗將大
有爲。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爲
二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
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歛。儲之以待非
常之用。罷三司而爲戶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
焉。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
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

盡局。詔路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
 美餘。百姓常稅不納。而急橫賦諸縣。歲終無以
 塞責。則今又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為二稅。州郡
 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蔽。
 以姑息苟且。取急於一時。貪污之吏。竄名詭冒。
 猶昏頑民。亦中分而有之。歛取之時。辭訴紛委。
 常平之政。始將廢。財始將竭矣。尚何區區於青
 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累言財用非祖宗
 保豐之法者也。陝西秦鳳路。宗開拓鞏州。鎬

庶豐之時。又闢熙河蘭會州。以為熙河路阻河
 為。置為三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
 神宗時。有獻青唐之策者。神宗以為國家之外
 廩而不取也。神宗得慶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
 而漢蕃兩不居之也。蓋青唐之馬最良。而番食
 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
 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百千之馬。歲以蜀
 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為率。則國用馬常四
 十萬矣。中國之兵。安得不強。夷狄之勢。安得不

弱自涅鄯廓州之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蓋無幾矣。神宗之不建疊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之番。使耕牧於其間也。疊宕之地。既皆不毛。而渾鄯諸州。萬山坳瘠。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貫仰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三寨。又於熙豐所空之地。建城而自以為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易則必入市。販口負乾糧器。瓠

所需之物而趨焉。路逢番寇。則多致殺掠。或得戍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為忠順。神宗特寵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為吾用。此熙河之兵所以寡弱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見邊兵之凋弊。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未必勝於東馬。蓋不見其強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西之財。百萬為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熙河。而以三十萬供秦鳳涇原環

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河之財十常七八以供
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常困竭。陝西之諸
路陝西之諸路常煩朝廷之應副。而貽患於天
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爲京師。恃河北河東陝
西以爲根本。故祖宗之時優卹河北民。則不橫
賦。兵則不出戍。鹽則不拘榷也。自蔡京竭其財
權其鹽。困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之蜂起。
今歲邊事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
援救。不足恃之以爲強。而陝西兵將尚爲朝廷

緩急之用。則陝西之爲根本明矣。陛下安得不
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臣料廷臣慮非不及於
此。自見兩責黨人棄地之罪。畏懼常瞻前却顧
而不敢言耳。此臣畧言邊防非祖宗之法度者
也。

侍御史李光論彗星劄子

季光論彗出
寅良問疆度
甚速未可以
爲虜凶之証
滕唐請參稽

政事得失

高宗建炎二年中書舍人滕康上奏曰。去歲郊
祀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
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

之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貢躬之詔，不着事實。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平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

季陵論先格
王正厥事不
可忽

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中書舍人季陵上言曰：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

闈無女謁，木私惟宦寸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爲戒矣。比聞復召蘭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旣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

於河澣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此
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
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
之道路之言謂鑿與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
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
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
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
嘉納之

張守一常寒
久陰者陽微
陰盛之証

御史中丞張守論災異所自劄子

請勅臨司作
令撲除王蝗

守為殿中侍御史乞捕飛蝗劄子

張浚論應非
常之變哈得

四年張浚乞修德選賢以消天變疏

非常之人
請如天之公

浚為觀文殿學士上奏

容誠信
論飛蝗自北

紹興三十二年浚奏飛蝗為災狀

而南其長數
里災必有因

紹興元年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謏者謂非災

魏正亟加進
邪正亟加進

異殿中侍御史魏正上言曰春秋定哀間數言
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

而不能去故天行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
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

而

未汰乎。縉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
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軀已。方且蔽賢
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別
邪正。亟加進用。

三年。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知温州洪擬上奏
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
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其羨餘則黜
之。宜撫可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疎遠也。有自
庶僚為侍從者。卧家視職。未嘗人謝。遂得美職。

洪擬言法行
偏則人怨氣

而去。如鼓院官。後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
止及冗賤也。權詭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
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
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
和氣傷矣。

侍御史張大經以旱應詔上奏

吏部侍郎廖剛論救旱劄子

剛為御史中丞又上奏

中書舍人洪遵論禱雨患所當戒劄子

張大經論人
心不和有以
致旱
廖剛請法湯
以弭旱
論消旱三事
一緩瘠治運
河二廣南州
軍縣丞司法

宜破格除
二明救將按

人強刺之
罪聽其給據

歸農
洪遵論叔炎

不止在賑飢
窮決狂獄止

屠宰出廩粟
請詔州縣無

得奏祥瑞

遵為秘書省正字。乞禁奏祥瑞。疏畧曰：臣聞春秋之作，以示萬世規戒。上之日食，兩電隕，星震電。下至多麋，有蜮蝥，生有蜚之類，纖悉必載。獨祥瑞之事，闕然不聞。豈二百四十二年間，皆無可書之實，聖人垂教，以為無益故也。秦漢以來，世主往往憑藉以文太平。故此說浸盛。至若黃龍見于劉聰，蒼麟白鹿見于石虎，鳳凰騶虞見于王建之世。是乘時僭竊，何瑞之有。而其導諛之臣，曾罔聞知。史朋班班，蓋有春秋深意。惟元

魏世宗時，芝生太極殿。崔光舉莊周所謂氣蒸成菌，指為不祥。其言忠切，可為後世龜鑑。陛下聖謨天造，光啟中興。歲仍金穰，何謂上瑞。紹興初，蜀郡有以符端來上者。亟行削秩。四方聞之，莫不歌誦聖德。十餘年來，權臣擅朝，矯誣瑞應，邪諂之徒，迎合朋附，藉此進身。如衢州之寶碑，則設心獻佞，類於符命。贛州之木成，天下太平字，鏤刻甚明。識者嗤笑。福州之竹實，則傳記所載。初非吉語。揆是三者，槩可見矣。

奏議
 卷三十五
 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
 災祥
 吳郡張溥刪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

災祥

吳郡張溥刪正

宋高宗紹興六年地震秘書正字張嶠上奏

黃次山上奏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以地震應詔條陳八

事狀

張嶠請修政
 闕致民安上
 黃次由請勿
 上承天之至
 言指米鹽之
 如故
 李綱條陳八
 事

一省覽封事二速幸建康三廣一禁旅更番
 宿衛四請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
 穎五革科糶之弊六論福建翔海舟廣南置
 耕牛無益於事七連南夫守泉州城裴廩修

衡州城不當體究貶黜
入免禪林僧徒貼納

論豐凶之本
在人主心術

網又上奏

鄧肅論赤氣
夜起橫貫斗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奏

柄宜責已求
言

東長方代人上殿劄子

陳長方請盡
罷不使於民

監察御史龔茂良應詔上奏曰水至陰也其占

之事
龔茂良請先

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

去腹心之疾

長內則檢腐竊弄外則姦回充升於是京城大

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

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尤去腹心之疾

之策莫急於
功分

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

妄敦復請防
微枉漸以助

樞密檢正尤袤上奏

應天之實

高宗以彗星見詔求直言吏部侍郎晏敦復上

奏

胡寅一
龍序五子封

起居郎胡寅上奏

詞命
胡銓上論應

孝宗隆興中起居郎胡銓應詔上奏曰伏讀聖

訓曰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

臣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也謹按

春秋書不雨書旱夫旱亦不雨奚又書旱得非

早比不雨加甚乎。且春秋書旱必於夏秋。不雨皆於春冬。周之夏秋則建午建未建申皆其月也。是時天或不雨則盛炎曝物立致枯槁。故詩云旱既太甚赫赫炎炎不雨雖無是酷然甚者亦兼旱焉。如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雖昔歷夏抵秋而不言旱者蓋事起春冬不可書早已書不雨則不可中變言旱故但提其月而總言之欲人觀文則知旱居其間且見其災

之久也若不為災經自不書。故經無書一時不雨者不為災也。雖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者蓋議莊公冬不雨猶不恤民力。明年春又城小穀也。其他不雨必踰時而後書為災之深淺。觀文則辨焉。云冬十月不雨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者則見夏無麥而秋猶有救也。僖公二年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文公十年是一歲之望盡失也。八月雖雨已後時而無益故畧而不書。不

為災者但書時

莊三十一年

為災輕者書首月

僖二年三年

年重者總始末而言

文二十二年十三年

書法如此正欲

別為災之輕重而傳云不雨不為災夫萬物須

雨而生須雨而成一時愆亢猶有所損且不雨

有幾彌年者三

文公二十二年十三年

安可謂不為災乎

穀梁謂一時不雨為閔雨歷時不雨為不閔雨

且僖公果有志於民則必不愛牲幣懇請禱祈

經亦必書如詩之雲灌以著其善今但云不雨

則憂民之意於何見乎陛下深閔秋陽亢旱誠

得春秋書不雨之做旨然宣王憂旱之誠不

禱於先祖以及山川鬼神蓋祀典之正非若今

繳福于佛老氏為異端之教也臣願陛下熟觀

春秋不雨之旨躬行周宣憂旱之誠以應天可

也飛蝗在野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隱五

年書螟釋蟲云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

曰賊食根曰蝻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寘

寘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螽也

食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食根者言稅取民

貨財。故曰蝨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以食處爲名。陸機疏云：舊說螟螣賊蝨，一種蝨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會義曰：穀民之司命也。春秋書災異，雖螟之爲害，必詳而錄之。此亦重民命之至也。漢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今州縣吏貪墨殘民，去朝廷遠者萬里，近亦數百里，陛下不得而見也。怨嗟之聲，陛下不得而聞也。

故天出災異自淮以南。蝗飛蔽天以告陛下耳。守令之間豈無一人如密縣中牟者乎？臣願陛下嚴戒監司守令，有貪墨殘民者必罰無赦。是應天以實也。星變數見，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劉向以爲君臣亂于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也。時中國旣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之應也。魯昭十七年有孛星于大辰，劉向以爲時楚

彊宋衛鄭陳皆附之。此皆孛彗流災所及之效也。魯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楚滅陳之應。是春秋星變皆以夷狄陵中國也。今年正月壬辰其日歲旦風從乾位來。風爲號令。迺號令不時之沴。戊午雪陰盛陽微之沴。三月丙申日有背氣如仰瓦。其夜大雨雹。癸卯夜月入大微。己酉日復有背氣。丁巳立夏其日風從艮位來。五月癸卯夏至風亦從艮位來。皆與正月壬申同占。七月丙申太

白經天。法曰。晝見午上。星家謂去日四十七度。差遠故見。臣謂不然。易曰。日中見斗。豈亦謂去日遠也。其夜月入氐壬寅夜月掩壘壁陣星。又流星出天市。癸卯夜月入羽林軍。乙巳日左有珥。丙午夜流星出天市。巴星。癸丑夜流星出織女。又月犯井丙辰夜流星出輦道。此皆春秋之所畏也。又如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此又變之大者。臣謹按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我執天子之使。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後狄滅邢衛。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時戎侵曹。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後狄滅邢。徐取舒。楚滅弦。僖五年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後楚伐鄭。狄滅温。楚伐黃。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時楚滅黃。狄侵衛。鄭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後秦獲晉侯。楚敗徐于婁林。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晉滅江。楚滅六。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又食之。楚滅舒。莫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

之既。楚莊遂彊諸夏。觀兵周室。十年四月丙辰

日有食之。後楚滅蕭。成十七年十一月丁巳朔

日有食之。後楚滅舒庸。襄二十四年八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

之象也。楚子果從諸侯伐鄭。二十七年十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八年之間日食七作。禍亂將

重起。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後楚滅陳

滅蔡。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時吳

滅徐。楚圍蔡。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

奏議

卷三百六

七

之後楚滅頓越。敗吳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
國諸侯從楚圍蔡。以楚爲京師。由是推之。日食
皆爲夷狄侵中國之應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
書日食星變之旨。躬行宋景一言之善。以應天
可也。臣伏讀聖訓曰。意者政令多有所闕。賞罰
或至不當。臣又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
之切。而修政事以恭禦厥罰也。臣等請以
明之。謹按魯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合

士文伯謂晉侯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是
天變繫於政令之闕也。明矣。魯莊二年王使榮
叔來錫。桓公命啖氏云。莊王寵篡逆。以贖二綱。
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斯言當矣。夫
聖王彌世之術。惟賞罰而已。賞當功。則錫命一
人而萬邦懷。若師之九二是也。若宜罰而賞。則
寵一篡弒。而亂臣賊子迹接而起矣。然則去天
字以貶之。以明賞罰。天之公理也。是天變繫於

賞之不當也。明矣。今政令之闕，有十。監司牧守數易，一也。州縣差役不公，二也。孤寒困於舉將，三也。吏員太冗，四也。任子太濫，五也。朝令夕改，六也。衣服無章，七也。獄訟多寃，八也。酷吏殘民，九也。部胥阨塞衣冠，十也。至如賞罰不當，殆有甚焉。如近日宿州諸將，臣竊謂賞太重，罰太輕。昔太祖皇帝親征晉陽，北戎來援，太祖令何繼筠分精騎數千拒之，石嶺關斬首千餘級。其後遂平并州，其功可謂大矣。止拜建武軍節度而

已。李漢超從太祖平李重進，關南之功亦大矣。及卒，太宗皇帝止贈太尉忠武軍節度而已。宿州之役，比之晉陽關南之功，不啻九牛之一毛。而諸將超拜官爵，加繼筠漢超數等。有如平北虜，恢復中原，不知何以賞之。昔周世宗屢為劉旻所敗，逐大燕將士，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震，果敗旻於高平，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將七十，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如此，得非異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太

奏議 卷三百六
祖初有天下嘗謂唐莊宗姑息將士朕則不然
惟有劍耳諸將股栗削平僭亂捷如破竹自靖
康板蕩將四十年國勢不競日就季靡豈有他
哉罰不必行將不用命近者宿州之敗士死於
敵及爲庸將所誤而死者數千人積屍如丘暴
骨滿野而誤國敗軍之將乃以宿州所得之金
厚賂權貴巧爲游說以自解偃然安處善地而
戮不加焉籍沒不行誅戮不加上天見變昭然
明甚臣願陛下信賞必罰以太祖爲法號令將

士以五代爲戒斷然必行正心誠意以應天可
也臣伏讀聖訓曰朕雖側身求應以實卿等各
思革正積弊勿徇佞私務塞災異之原稱朕寅
畏之意臣又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
切而去華務實求直言以自警也臣又請以春
秋明之謹按魯莊七年四月辛卯夜彗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天垂象以視下將欲
人君防惡遠非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
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已成王泣金滕改過

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嗚呼。向之言。可謂深切著明。求應以實者也。人君如堂。人臣如此。堂岌乎其高。其情與下遼絕。固難以喻。陛隤其卑。其情與上遼絕。固難以通。豈上下之情不可合也。其患有十焉。上之患七。下之患三。懷諫以拒人。飾辭以文過。作威以臨下。恃智以銜物。矜慧以取勝。自廣以狹人。耻過而作非。君之患

也。便僻善柔。便佞臣之患也。懷諫以拒人。晉惠是也。飾辭以文過。文皇是也。作威以臨下。漢宣是也。恃智以銜物。德宗是也。矜慧以取勝。顯宗是也。自廣以狹人。漢武是也。耻過而作非。靈帝是也。人主有一于此。則便僻之臣。進矣。善柔之臣。逞矣。便佞之臣。奮矣。如此而欲臣下各思革正。積弊。勿徇佞私。是猶植曲木而望其影之直也。不亦難乎。自古聽言納諫。莫如堯舜。惡直醜正。莫如桀紂。堯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

其鯨不能塞也。桀紂醢諫臣，梅伯剖直臣，比于
雖有關龍逢三人不能救也。秦二世以趙高爲
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
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
聞，梁武信朱异，賊臣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
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
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
客時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
今燾已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行又將

去，惟臣在爾。今臣復以瞽言妄發，是臣又路
也。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卽近
訕謗。昔辛甲七十五諫，劉安世論胡宗愈至二
十四章，諫者不饜其黷，而聽者不饜其煩。今言
一出而亟遷，疏朝奏而夕罷，言者不得盡其意，
聞者莫不駭其遷。張震王十朋之去，朝士莫不
扼擊結舌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稱寅畏
之意，臣知其必不能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之
旨，亟改前日之弊，推誠務實，以應天可也。臣伏

讀聖訓曰劄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炤會仍依今
月十二日已降指揮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
終有以見陛下至誠憂災思聞時政闕失而惕
厲以自改也臣聞之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傳曰命百官官箴王闕夫古之聖帝明王
衮職不云無闕而欲補其闕王政不云無闕而
欲箴其闕大哉言序此亦陛下欲聞闕失之意
也臣終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莊三十年九月
庚午朔日有食之明年三築臺聖人書惡之

謂其不畏天戒而勞民也。今天變屢見而土木
之役踵相躡，怨讟嗷嗷，口衆我寡，臺諫不敢指
陳，侍從不敢睥睨，陛下處蝮蝎蟻蝮之中，必不
能盡知也。陛下天資仁儉，寧肯知而不戒耶？臣
又聞道路之言，諸軍陰遣悍卒，白晝於市井捉
人手執竹筴，以度人長短，有及則者，卽三數卒
擁入軍中，謂之拖軍，怨憤之聲，所不忍聞。村民
相戒，不敢入市輦轂之下，有此怨抑，况千萬里
之外乎？臣又聞陛下卽位之初，大赦天下，文臣

論和議有可
為痛哭者十
一養兵之外
增歲幣則民
力益屈二驅
海泗唐鄧數
百萬生靈
之地三論

自承務郎以上各轉一官斯言一傳天下鼓舞
今乃以一人之言格二百員朝請大夫轉行之
命夫議赦之日知其太濫削之可也勿許轉行
可也大赦既行始以為濫而格之失大信於天
下復有大於此者乎

乾道間銓以災異應詔上奏畧曰臣聞春秋書
雨雪水火皆謂之大何也雨雪常也以大然後
為害水火常也以大然後為災今江淞水滂遠
及襄漢與春秋大水何異推原厥咎豈無所自

海泗失則兩
淮大江江淞
不可保四一
與虜和則中
原絕望五兩
淮歸正人無
歸恐復有齊
運之變六趙
鼎王庶李光
鄭剛中曾開
李彌遜常同
魏紅高登吳
元美楊輝吳
師古等皆以
忤檜死今和
議若成恐復
蹈前日之禍
七割地叛盟

哉臣嘗攻漢董仲舒劉向鮑宣谷永之疏皆歸
於宦官女寵小人夷狄之盛此四者在廷之士
類能言之臣願陛下監鍾離意之奏如商湯之
自責覽仍叔之語如周宣之側身以恭禦厥罰
可也謹按食貨志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捐瘠
墨子七患亦云禹有七年之水而民不凍飢何
也備先具也今數路水潦曾不逾時而穀已翔
踊民已流殍國之無備甚矣臣願亟詔遭水州
軍多方賑卹使民被實惠無至流移亦救災憂

悉復有路允
廸等之事入
反側生變恐
復如江西程
師回趙良嗣
九復效秦
則靈國書
必其十
凌張聞王大
生王十朋全
安鄧黃中陳
良翰相攝
逐

民之先務也。臣聞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說詩者謂衮指君也。君職有闕，仲山甫能彌縫而補之，則補君職之闕者，大臣之事。今陛下不以責大臣，而令臣等疏陳闕失，是欲聞過之切也。臣嘗學詩至小雅六月論闕，詳矣。其大畧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也。臣願陛下監鹿鳴和樂之缺，而待遇臣下盡誠。監四牡君臣之缺，而進退大臣以禮。監皇華忠信之缺，而遴擇虜使。監常理兄弟之缺。

而敦睦大倫。監伐木朋友之缺，而肇修人紀。監天保福祿之缺，而寅畏天命。監采薇征伐之缺，而精選將帥。監出車功力之缺，而愛惜名器。監杖杜師衆之缺，而總覈軍實。監魚麗法度之缺，而謹守成憲。監南陔孝友之缺，而訓厲風俗。監白華廉耻之缺，而旌表孝廉。監華黍蓄積之缺，而損節浮靡。陛下所謂缺失者，尚有大於此者乎。當今急務，莫急於備邊。北有醜虜之患，西有川蜀之慮，醜虜之患宜詔兩淮宣諭嚴爲守備。

洪适論夷狄
闖於外姦軌
蟄於內則有
陰勝陽之診
王十朋請責
已以誠應天

如趙充國圖先零之策。川蜀之慮宜擇大臣有威望素為吳璘信服者以進之。今之大臣有威望素為吳璘信服者無出張浚。宜起浚帥長沙或鎮荆襄以遙制川蜀。臣聞沈介前在成都為吳璘斬侮。五十四州之人岌岌然有是乎。借曰有之。陛下亦安得高枕而卧也。

洪适以水災應詔上奏

知湖州王十朋上奏

汪應辰論災異劄子曰伏見去歲冬温無雪近

方立春而震電雨雹不三日間繼以大雪謹按

春秋魯隱公九年周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雨雪說者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

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蓋俶甚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重仍惟此

一事不復再見况今者當冬温無雪之後既震

電又雨雹又未及三日再有大變則非特春秋

所書之比也詩曰敬天之渝又曰畏天之威望

陛下精思熟慮諏訪正論修省庶事以盡敬畏

奏請
之實。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四

宋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
八年朱熹上奏
嘉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乞修德政以弭天
變狀
十二年地震尚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應詔上
奏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七

吳郡張溥刪正

灾祥

周必大論回
人雨三事一
法太祖後宮
止三百餘人
二詔三省及
吏部刷具人
數措置撥遣
三寬徭積欠
朱熹論冬氣
大温雷電震
散嗣歲之計
可愛

宋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

八年朱熹上奏

嘉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十二年地震尚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應詔上

奏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

朱君臣相戒
痛自省改
楊萬里論今
之好言無
時者十

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也大矣昔者賈誼
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
也蘇洵獻審敵之策有弊船深淵之喻此仁宗
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何君也後
世堯舜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
薪弊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不害其為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踰二十年
一旦絕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
千爭
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復困於柔然

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
不敢圖使果畏我而不敢圖乎道塗相傳繕汴
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
增驛騎製馬樞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人彼之
內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秘其禁甚嚴而吾之間
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
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為千金之
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
有其備而樂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

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爲畏我，且不敢圖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爲中國之賀，臣以爲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逆亮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胡乘其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雛與壻經營其南也。而說者以謂可以爲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

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去，近則通秦之鹽利，爲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財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爲彼所裂，將無以通吾之脈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陸游近且之舉，亦可觀。

奏議
矣。如曰：... 其意未
也。何也？... 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 不知
陛下將使宰相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
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
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則不自
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實之誰
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 顯
者是求今日之將才，而非... 今日之... 舉
... 貴

是上下相與為媿而... 所謂言無事於有事
之時考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
長技也。若... 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
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
繕治焉。... 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
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
當時山東之功，不石之功，不以... 不以射也。
不以步也。舟焉而己。當時之舟... 勝矣。今幾
年矣。素具之... 可復用... 大刻民一日之

卷三十一 四
憂與亂穆百世之安。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于擾者也。而曰素具。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虜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代獫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爲何等時耶。金虜日逼。疆場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望軍。以干羽解。罰也。

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

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戊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爲陰之咎徵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

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寇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虜寇淮甸之役。宣和遇裁而恬不知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

漢之時口之... 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
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
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尚未知所
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爲資耶昔者
之粟今也倉廩府庫非徒無餘也且不足也而
或者以爲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
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

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
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
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
券爾一且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
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
遂起承平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
於此而... 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
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爲備者備兵不若
備不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

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之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不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之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

人如古之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富其任。温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卜。而後信其大也。

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宜王之懼哉；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洪唐李世致亂之內，勿以夷狄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言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

臣以通知邊事，軍務知宮闈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

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為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為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

也。又曰：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已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為君，乾之道何道也？代自終者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

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為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為不然。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減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已如舜。從諫如湯。毋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狄寇難。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哉。是

聽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木水有本源。陛下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

論上澤不下
流下情不上
通

萬里。又因早上疏略曰。臣請先言民不受實惠之說。陛下之於民。田租酒稅茶鹽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可謂上有薄賦。歛之君矣。然民之不受其實惠者何也。下之人有以隔之也。陛下蠲之。版曹督之。監司督之。州縣督之。則是蠲之者言也。督之者意也。蠲之者名也。督之者實也。言不掩意。實不蓋名。是罔民也。或曰。此經常之實

也不可得而蠲也。若曰經常之費不可得而蠲乎真宗之世。嘗因蠲民之賦而出內藏之錢以賜三司以代所蠲矣。大臣何不舉此故事以聞於陛下也。或曰人主愛民。人臣愛官。故蠲之者未幾而督之者愈峻也。且陛下之愛民。令之則必行。禁之則必止。人臣安得以愛官之故而隔陛下及民之惠也。或曰沈復之爲總領。蓋嘗以獻羨餘而進。自此而得樞密矣。錢良臣之爲總領。蓋嘗以巧聚歛而進。自此而至參政矣。上之

人設大官以誘之。故下之聚者奔趨之。臣竊以爲不然。陛下之

以其寸長或以

其一能也。豈以其獻羨餘巧聚歛而用之哉。雖然詩不云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願陛下謹其用人之端。而勿啓其愛官之源。庶乎斯民蒙陛下之實惠也。臣故曰。上有尊賦歛之君。而下不受其實惠者。此也。臣請次言。民不被深仁之說。陛下邇者御殿慮囚。並之於京畿輔郡。罔不末減。又推之於天下郡縣。罔不欽恤。可謂上有省

刑罰之君矣。然民之不被其深仁者何也。或曰
京畿縣令之獄。非有訟也。邏者興之也。左帑監
官之獄。亦非有訟也。邏者興之也。淮商鄭霧之
獄。亦非有訟也。中人興之也。且夫京畿縣令之
罪。信有罪矣。恕之不可也。左帑監臨之官。信有
罪矣。恕之不可也。然下無吏民之訟。上無官長
之劾。而邏者興之。則不可也。天下之事。惟公可
以服人。惟正可以治人。所謂邏者。豈盡公正乎。
哉。周之監詢。秦之偶語。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皆

此曹爲之也。宜其人之不服也。至於鄭勇之候
其有罪無罪。臣不得而知也。但聞其發於中人。
鄧曉之。以人已不服矣。幸而陛下付之於淮西
之監司。乃有開者鞫之。果以無罪告。陛下赫然
震怒。貶鄧曉之秩。此齊威王烹左右者之舉也。
人已大服矣。今又有貴戚近習曰鄭興裔者。爲
淮西之帥。再欲實鄭霧之罪。以快中人之憤。以
結中外之援。詔下再鞫。中外凜凜也。邇日復聞
鄭霧者。登聞而乞付廷尉矣。此蓋恃陛下之

明而自歸於君父。然今之所謂廷尉者。其如張
釋之乎。其如徐有功乎。其能不諂附中人而昭
洗無罪乎。中外凜凜也。漢黨錮之獄。唐甘露之
禍。皆此。為之也。可不杜其漸乎。臣故曰。上有
省刑罰之君。而下不被其深仁者。此也。臣請復
言臺諫之情。有不盡達之說。臣竊見臺臣蔣繼
周言及軍中鞭死二婦之事。其一軍婦也。其一
民婦也。既而又聞繼周以言事失實。求罷所職。
使其果以軍婦為民婦。是失實也。然臺諫言事。

許以風。此祖宗之法。所以防奸雄隱伏不測
之變也。既曰風聞。則豈能事事盡實也哉。今也
以言一事失實。而遽罷臺職。萬一他日有意外
不測之奸。欲言則無其迹。不言則養其患。而臺
諫之臣。徵於失實之罪。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且
言一軍婦而失實。其罪微矣。未至於罷職也。罪
不至於罷職而遽罷之。中外相顧。或曰繼周以
觸天威而罷也。或曰繼周以言近習而罷也。或
曰繼周以擊權貴而罷也。是三說者。初無是事。

也。而天下不可以戶曉也。無是事而有是說。皆非所以章陛下之聖德。而適以損聖德。非所以重天朝之國體。而適以傷國體。陛下受其名。繼周受其榮。亦繼周受其屈也。陛下豈得而知之乎。臣故曰臺臣爲陛下之耳目。而台臣之情有不盡達者。此也。臣請復言監司之。一有聞之說。浙東監司朱熹以言台州守臣唐仲友而昇祠祿。至今六年。朝廷貌然不省。亦廢然不用。天下屈之。或曰熹之經學上祖

術所皆師程顥程頤舉而用之。必有可觀。臣以實效。或曰熹之才器大用之則應。而小用之則否。令置之散地。河有可惜。豈亦未端耶。臣獨怪漢室監司而劾郡守。郡守廢而不用。監司亦廢而不用。以郡守爲是乎。猶當伸監司以責其司。肯不當廢監司也。以監司爲是乎。則直廢郡守矣。今也熹與仲友有兩廢。而兩不用。臣不知此爲賞邪。爲罰耶。使仲友而無罪。仲友何必請詣廷尉以辨之。使熹而舉按之不實。朝廷但當察熹

之罪以罰之何直爲此憤憤也況於信卽一言而求白乎臣故曰監司爲陛下之耳目而天下之情有不盡聞者此也往歲之雪寒邇日之天灾陛下皆發帑廩以賜軍民誰不悅服者至於史浩之賜金至以十計焉夏侯恪之賜錢以置宅至以萬計焉塗之人皆曰此民之膏血也是二人者何功而得此也弱者嫉焉強者憤焉此亦召戾氣之一端也近年以來如賈偉以妄言兵將而貶自此外之小臣相戒而不敢言事矣

許如新以妄引指揮而黜自此內之羣臣相戒而不敢言事矣是二事者必不出於陛下之意也而中外大惑也此亦召戾氣之一端也雖然臣前所言者皆非其大者也臣聞洪範之五事其一曰貌曰恭又曰恭作肅又曰肅時雨若蓋恭肅者謙而不自盈卑而不自高之謂也卽易之天道下濟記之天氣下降之理也是以爲時雨之證故堯之聖不過於允恭舜之聖不過於溫恭商之中宗享國五十九年而猶嚴恭以自

度衛之武公享壽百年而猶作抑之詩以自儆。皆肅時雨若之理也。今日之旱，天意或者以是儆陛下之心而進陛下之德乎。成湯遇旱而禱，不在於以身爲犧而在於六事自責之一語。宜上遇旱而懼，不在於靡神不與而在於側身修行之一事。惟陛下毋忽。至於備旱之急務，則臣更有四說焉。曰寬州縣。曰核。曰信。勸分之。賞曰賞。林苑之官所謂寬州縣者，非寬州縣也。所以寬吾民也。朝廷近時有拘之官者，是代

者錢穀之問。不至廟堂而陳平亦曰。陛下問錢

朝廷之體矣。方

穀省責治粟內史。蓋古之治粟內史。卽今之版曹也。版曹有司也。有司峻急。則朝廷或解而寬之。朝廷所以統有司也。有司急矣。朝廷復自急焉。何以解有司之急哉。是上下俱行急政也。民何堪焉。况當旱歲而督逋益急。州縣將何出哉。出於旱荒之民而已。臣謂版曹逋欠之多如湖秀之類。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拘

催所逋欠之數。皆有名無實。無可催理之物。亦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所謂核積藏者。常平之粟是也。今天下常平之粟。不許他用。其法至重也。然有至重之法。而無不用之實。何也。州縣窮空。軍人待哺。不幸而省倉無粟。則不得不支常平之粟矣。故常平之粟。往往徒有其數耳。今核之者。核其盈虛多寡。而朝廷預爲來歲救荒之弊。不至於臨時而無所錯手足也。所謂信也。今之賞者。朝廷非無賞格也。常患於

不信而已。如嘉祐十一年。吉州之旱。守臣趙師

舜設賞以募富民。有鍾姓者。出粟萬石以輸之。

官。州聞之。朝廷至今無一縵之焉。今江西又告

旱矣。來歲富民之粟。肯從官司之勸分乎。此可

慮也。所謂賞抹荒之官者。如乾道江西之旱。賞

小官者四人。如淳熙浙西之旱。併賞常平使者。

擢而登朝之類是也。是四說者。陛下皆嘗行之

矣。而臣重及之者。所以望陛下之力行也。雖然

備旱之四說。抑未矣。請修其本。

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羅點以天旱應詔上

言

如菜瓜桃實
如豆莢杏株
發葉如紫莧
聚株折花如
牡丹狀者皆
木孽

王師愈論恐
懼致福之本
衛涇請遠盪
成湯法仁
祖以回早曠
趙如愚論福
州地震宜責
雷在東

孝宗時虞允文奏西蜀草木之妖措置水旱盜
賊之備疏

知長沙王師愈上奏

衛涇上奏

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以地震乞降詔

求言疏

汝愚又論客星出傳舍疏略曰臣聞之知星者

宜防奸宄

曰自今夏六月有客星出傳舍守之既三月矣

臣謹按晉書天文志傳舍九星在華蓋之上近

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奸使

亦曰胡兵起臣竊惟華蓋之上有傳舍又曰賓

客之館若以人事參之即今掖門之外閤門密

省是其處也臣聞閤門中有用事者陛下委之

招接北來人士蹤跡甚秘其間真偽相雜固不

可盡知然竊聞亦有奸細之人反用之為間而

其人莫之寤者蓋西北豪傑之士其資性與南

方不同。彼忠純者極其忠純。其狡詐者亦極其狡詐。恐非常識淺慮所能窺測。故雖墮其計中而未必寤也。

袁詭友論修經有四

袁說友應詔上言

一戒壽康宮中官屬加意供侍太上二念主勢重輕係於

朝廷權柄下移繇於自用三勿以私意適言進退臺諫四諱捐內庫金帛振濟淮浙飢民安民有四一請除放來年第五等身丁并丁鹽兩色錢四十一萬一千餘貫二減房廊賃直三兩浙稅額當以所收最少年分爲數四禁監司郡守不得輒用特配例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七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八

吳郡

刪正

災祥

林大中請遠小人戒女誦

宋光宗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

失殿中侍御史林大中以事多中出上疏

太學博士彭龜年論雷雪之異疏

彭龜年論察近事給天火大綱有三條目有十三

一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

辰大雨雪公羊傳曰大雨震電何以書記

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

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何休注曰此桓將
怒而弑隱之象胡安國傳曰震電者陽精
之發雨雪者陰氣之縱周三月夏之正月
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雷電此
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
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
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
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

一按西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
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
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
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月之間而大雨雪
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
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
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

一按晉書五行志吳孫亮太平二年甲寅大
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向說此時不當

大兩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
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震電
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
見間隙起而勝陽弒逆之禍將成也亮不
悟尋見廢又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
雷霰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
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臣嘗俯察近事仰驗天災徯其大綱者有三推

其餘目則有卅三何謂大綱有三一曰陽德不
修二曰小人道長三曰兵端有形何謂陽德不
修陛下自登大寶二年于茲寬仁如湯懿恭如
交而裁制事物似少剛斷近聞羣臣以剛斷之
說勸陛下不知其說如何但見陛下近日臨決
機務自任太過未免其間有得有失如斥逐李
隸不由人言此剛斷之得者也大臣有罪臺臣
一章而徑罷降虜建節全臺論之而不同此剛
斷之失者也陽德不修之目一也近日臺諫之

言稍稍不效。雖聽用固亦不少。然或不行。或訓
飭。或宣諭而止者。亦不一事也。至於全臺彈擊
近時罕聞。此陽德不修之目二也。臣聞唐宦官
仇士良嘗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閑。昔者禹惡
旨酒而好善言。昔酒既疎。善言方邇。深思大禹
之策。政反士良之謀。蓋此重則彼輕。此消則彼
長。安可徒徇一日之樂。反易終身之憂。此陽德
不修之目三也。臣近得之道路。封樁下庫所藏
寶器。陛下已宣取入內。夫藏之內府。與藏之外

府本亦何間。但前朝所以並寘於外者。蓋有蓋
馬似閭象筭之類。則沒人之器也。四圭有邸。則
祀天之器也。此豈容寘內府哉。至如封樁庫錢
始創之法。非軍事不得支用。今陛下沿例以取
此陽德不修之目四也。天子禁衛上應天象。周
防詳密。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及城門者。皆
須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帳
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士將軍以下。俱詣問覆
奏。既聽。即請合符開鎖。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

奏請
卷三百八
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竊聞近日水門之禁。啓閉不時。此陽德不修之日。五也。何謂小人道長。臣觀今日之勢。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朝臣與佞臣較。則佞臣必勝。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臣請得別自言之。夫事君當以道也。則曰不如隨俗御事。當以法也。則曰不如從例。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違道。例不可以違法。然卒之守道者。困隨俗者。顯徇法者。闕用例者。行以至議論有是非。則

非常勝。是事理有義利。則利常勝。義人情有公私。則私常勝。公細察閭閻之間。上至朝廷之際。往往皆然。不知世變。何以至此。此小人道長之日一也。周昭一醫官耳。何至煩陛下破法而令其臣曰。一切違礙。並免。夫既謂之違礙。則是法不可也。給舍執而爭之。是官當然也。而陛下不從其說。何周昭能使陛下屬法。而給舍不能屈陛下守法。此小人道長之日二也。吏道之盛。無如今日。州縣之吏。止能制。中。都。之吏。乃能

制官。員臺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縣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與監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員者。與臺省之吏通也。臺省之吏。所以陛下爲會計錄所裁損者。特毫末耳。其間裁損之目。緣及省吏事。猶未行。卽倡言于外曰。減諸軍雪寒錢。蓋欲藉此以動搖軍情。爾幸而事狀顯著。不能惑衆卒之心。怨謗之言。上徹聖聰。似聞陛下亦悔此舉。不知今日困匱如此。若不尊

節。何以理財。小者如此。大者不復可議矣。此小人道長之目三也。何謂兵端有形。今日士大夫遊談族議。特慮北虜耳。北虜不足慮也。所可慮者。彼有邊鄙之警。則或恐有豪傑從中起耳。此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於東南者。以有蜀耳。蜀之所以能自固者。以有劍外之兵耳。今劍外之兵。何啻如賈誼所謂。大於腰。又苦蹙。盤然亦無如之何也。爲今之策。在寬兩蜀之民。爲疆本之計。而今日兩蜀事權四分。

五裂制置主民總領主財戎帥主兵茶司主馬
兵不可闕食馬不可無本則總領不可無財而
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亦其勢然也聞之蜀士
兩蜀之民貧甚禍亂易興此兵端有形之目一
也二廣鹽策其法屢更大要不過官撥客販兩
說爾官抑則利於廣西客販則利於廣東廣東
之鹽專靠販入西路今廣西既用官撥則廣東
之鹽必發泄不行使朝廷催逼賣鈔任事者稍
稍營財禍將起矣蓋廣東自來有私販之害祖

宗時江西客販未通官鹽少至贛上贛州諸縣
並食廣東私鹽朝廷甚費區處今日淮鹽既通
固無向者之害然而贛州僻遠諸縣如龍南安
遠等處食廣東私鹽如故廣東催鋒一軍及大
奚山一帶人皆以販鹽爲活官鹽既不流通必
歸罪於私販萬一禁防稍密盜賊便興此兵端
有形之目三也蜀之黎雅廣之宜融湖北之辰
沅靖俱有戎獠之患唯蜀之黎雅朝廷留意鎮
撫諸戎又經敗勦近頗安靖不足深憂如宜融

南丹之族辰沅羅鬼之族皆嘗深入省地搖動邊陲而數州邊防聞甚苟簡至空有寨棚之名而無卒徒以守倉卒有變何以支吾唐李鋒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軍止二十五人器械止有一弓以今槩之往往如此是豈可不慮哉此兵端有形之日四也近日會子流通勝於見錢官私便之似覺無敵然嘗熟憂之夫會子不過數寸紙耳而乃與衆貨埒權者此無他官司許作見錢入納而市井兌便者稍衆也

有如緩急富人收兌便之舖私下無挾易之地則臣恐倉卒之際未必不擾近日湖北稍稍見矣緣湖北會子當來止於湖北京西界內行使襄漢戍卒乃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然其會子止到鄂州便着兌換而官司無以權之總司人納又止視市價不同見錢每一貫會子止可作五百左右會子既輕商旅不行商旅不行軍人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愈輕矣諸軍洶洶頗以爲言特未有征行未敢發耳是豈可不預

論雷震於熊

雲之前陽不

雲作於雲

之後陰大

收故陽微受

制

請令御史台

察監司舉按

州縣災兵惡

逆

虞傳論太白

經天六月不

而宜修人事

論時政八事

氏哉此兵端有形之目五也

龜年又上奏

三年龜年為御史臺主簿又上奏

紹熙中監察御史虞儔上奏

儔又應詔上封事

太平二年三月則疏二論勲成貴近時有

排當倡優伎藝每蒙宣引水門啓閉多不

以時非所以嚴等威而肅宸居三觀拔茅

連茹之象以進君子戒履霜堅冰之漸以

防小人回遼選逐路帥臣五守至正以照

臨節官六論楊萬里徐楫之徒直諫去國

宜亟開言路七論以交結得節鉞之重無

功授後省繳駁之職者宜收回渙汗八令

之人速具奏案

起居舍人劉光祖上書畧曰陛下即位有大

三父子之情久而猶未通宮闈之處久而猶

善山陵之議久而猶未安

權戶部侍郎袁說友上奏

寧宗即位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彭龜年上奏

慶元中大旱下詔求言知贛州興國縣莊夏上

封事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許奕亦應詔上言曰國家

袁說友論災
祥之機關於
舉動之頃
彭龜年論雷
震非時淫雨
為災宜責實
莊夏請使後
宮戚里內省
貢門思不出
位
許奕應詔言

國家

當以實意行實政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蝗至
 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醮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
 誅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
 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諷讟之所從生又曰內
 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
 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其
 言最爲剴切

皇極論上天
 之心

子專上長言示應切上

三百八

災祥

吳郡

刪正

宋寧宗嘉泰中著作佐郎徽州事 袁甫上奏

略曰昨者禁扈之火中驚異今

陛下寧不哀痛况迫近 是欲使

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 臣戒

及御史臺諫院是欲 憲之地昭明公論也

又次及六部寺監庫務是欲使舉朝之士洗心

論應天
 有實

天論應天
 有實

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忍遽忘仁愛之意。故令陛下日擊心解，改絃易轍，儻尚謂鎮靜可

以應變，毋乃愈重天怒乎。

甫又上奏

嘉定中，甫為秘書省正字，上奏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上奏

鎮江府通判蔣重环，以火災應詔上言曰：臣頃

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

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富貴之

論更起都城

嘗因所可見

察所不可見

請即畏天之

素心愈加警

懼

李鳴復論致

天變在君相

則回天意亦

在君相

蔣重环論丞

相不可久以

權

社稷宗廟之爭，為身富貴之助。

為重，不惟上負天命，亦以先帝之公。

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者，今

日握璽，授文帝，定策，即以宋昌領南北。

今年定策立宣帝，而稱政，其八

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下皆

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

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一日朝廷，遂

吳泳論京城
之火可見西

富貴

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
火都城者。始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
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
居華屋廣表。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燃。亦
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
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
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
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

方石收不可

衛涇論火得

天聖五年

故事

著作郎吳泳上奏

衛涇論火災疏

涇又進天聖五年秋七月。趙州言蝗自邢州南
來。纔二頃餘。不食苗。上慮州郡所奏不實。遣官

按視捕瘞故事

涇又應詔上奏

嘉定二年。校書郎真德秀條上四說。一日親正

人。二日擯近侍。三日除壅蔽。四日去貪殘。

三年。德秀因輪對上奏

嘉文示

見於清臺之

四年德秀為著作佐郎上奏

論非常之災

五年德秀為軍器少監上奏

論請因

八年知潼川府劉光祖上奏

論絕和好

著作郎趙崇鼎因言雨上奏

論守邊備

趙崇鼎論更

事之實

屈平之

吳郡

為剛正

災祥

表燮論元首
奮發則國人
莫不奮發

宋寧宗嘉定十年表燮上奏略曰逆亮之犯淮

也兵力甚強自謂長江奄忽可渡高宗曾不少

懾下詔親征敷奏其勇而益內修政事王繼先

醫術之精所以保衛聖躬者也臺諫力排其姦

而籍其家貲劉婕妤寵冠後庭一言救解繼先

則斥之不旋踵張去為閣官之長驕橫久矣亦

以臺諫之言而投諸散地。此三事者皆行於逆亮犯境之日。虜勢雖暴而聖斷赫然。此國威所以復振。而逆亮所以誅滅也。人主之所為不必屑屑於細故。惟能舉二三大事。足以聳動天下者。發憤而力行之。則尊居九重而威震六合。反覆手之間。爾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微之故。此乃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以威輔德。而成以學制陰之力也。陛下其慎之。意

十一年災又上奏

寧宗時國子祭酒王介上奏曰。羅日愿為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缺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災變。而况兼有之哉。

朱熹上災異劄子

聖宗紹定四年。都城大火。尚右郎官吳潛上奏。端平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

王介論僭足致災

朱熹論都城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宜求天意所在。吳潛請明示畏憂之心。真德秀論元日立春風起。

乾位丁酉之
月犯太白

廣東經略安撫使崔與之上奏

命言可以禪
君德格天心

三年工部侍郎李心傳上奏

李心傳論致
君之錄在和

監察御史吳昌裔上奏略曰邇者十二月壬子

無歸簡稅不
蓋實籍費不

雷甲寅洊雷越正月己未大雨雪辛酉又雪視

以罪

魯隱八日之災倣甚八月韃寇蜀十月寇襄十

吳昌裔請人
君濯去舊見

一月圍黃視漢陽諸姬之禍為慘天變如此狄

以來天下之
大臣政紀

患如此此正陛下君臣濯舊而圖新之時也然

君濯去舊見

臣仰窺聖德妄議朝政私竊有惑焉陛下本心

大臣政紀

兩明而也韜晦於逸欲今緝熙典學君德宜日

然如石之關。勢應交進。王侯之邸。錫賚頻

煩。則恭儉之德不加乎舊。陛下八柄予奪。向也

牽制於權姦。今垂拱親事。君權宜作新矣。然貂

璫之長。間通外庭。羽衣之變。時干私謁。則總攬

之權。不加乎舊。州縣貪黷之根。皆故相遺種也。

而時異事殊。餘孽復起。猶回護於舊惡而不衰。

天人乖異之證。皆故王厲氣也。而日邁月征。烝

嘗缺祀。猶藏宿於舊怨而不釋。舊染之俗。貴戚

新也。舊邦之命。欲維新也。今細微節目。時有一

新之功而大本大端脫然未變于舊。是豈明德
 新民之極乎。往者權臣三十年用人多出私意。
 每欲用一私昵。則必參以公議一人。謂之帶過。
 更化初無此弊也。近日除授率乖素望。往往蘭
 艾同進。而不皆一色。正之人則除吏復循其
 舊。往者雖有臺諫月課。多出風於上。意有所
 覆護。則言不達而不可行。謂之帶過。初無此
 弊也。出臺諫率多浮沔。言不切事。第沮而常
 有。色。法。之。言。不。切。事。第。沮。而。常。有。色。

閩人

如引

其

轍

庭之

何

以兼。下之才趙雄多用蜀人王淮多用浙
 人。選才而偏於鄉舊。此故態也。今執政之召說
 書之置。東西並用其二。何以旁招四方之彥。然
 則剝爛而復。鼎否而新。亦在君相加之意而已。
 炎四年正月。雷雨再見。是為元木過江之應。
 高宗謂輔臣曰。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實應天。
 此陛下新德畏天之法也。紹興辛巳正月。雷雪

交作是為逆亮臨江之證王十朋遺陳康伯書
曰相公居變調之任當進賢退不肖以弭天變
此宰相新國正君之事也

論將帥權盛
女寵過勝舊
八復川夷狄
竊發四證

昌裔又論四陰之證狀略曰昔建炎三年六月
陰雨不止高宗罪已求言宰執引咎求去郎官
以上皆許言朝政闕失時中書舍人季陵以三
陰之說應詔謂能制將帥為德之剛能抑宦寺
為德之正御史中丞張守亦以三陰之說抗疏
願更選任輔弼以修其政

色祇長明以卒拔炎精之光以基中興
之盛皆自高宗君相一念抑畏中來也

趙必愿應詔
上封事

嘉熙元年火災右司郎中趙必愿應詔上封事
曰開邊稔禍之刑卒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
始息而未舉荆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
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
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
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
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

入春夏常享濶略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殺勤於邱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貨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革奢華，戒宮殿無度之燕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

論身修行
祈天永命

必愿為宗正少卿，因轉對上言曰：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已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必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

晝隕星貫日之虹，魯陽之電，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創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

徐元杰進高宗事

淳祐五年，侍左郎官徐元杰進高宗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上日，昨雷聲頗厲，朕與卿等宜共修德故事。

論六事之叢
論五事之

元杰又上奏

六年正月朔日食，詔求直言，樞密兵部尚書，制置使李會伯

論六事之叢
論五事之
論六事之叢
論五事之
論六事之叢
論五事之

晉州通判年于表亦以太僕交食應詔上奏

二條一曰一敬志以澄治原二曰清政本以重

相權三曰別邪正以清流品四曰罷女謁以盡

言闕五曰斥嬖姦以絕禍本六曰通言路以

重言七曰明風憲以肅紀綱八曰寬縣役以

人逸九曰勞選

以

志以安遺黎十二曰

和氣十一曰廣

以裕財用

于未又上奏略曰年來宰相多不用讀

有用之又

之惡安能格君心之非陛下曾

而專任之必論公

戒知王曾之

之大體守國家之

致本可滿必論丁謂之才不可使在人上如李

沉而後邪正可

如杜衍而後女

學術不可為相而後

奏議

奏議

擲下諫紙。糊綴復。言路可通。必如去歲。簡選用風憲。當出。而後人心可收。公亮知民疾苦。助窮乏。而後人心可收。如寇準論。呂公著言。有勞不報。何以使人。必如寇準論。如龐籍論。省冗兵。減浮費。以蘇州。必如三。戒張士遜言。朝廷。而後道。可。用可裕。乃若固陋。本定國。是則必如韓琦。扶光傳以進。必如司馬光言。天若祚國。必無此事。

而後可也。其或過。自菲薄。不以渡江以前。為規撫。而妄意前日之專。甘心近時之。則業卑微。其餘不。觀矣。其何以仰稱陛下專一相之意哉。

一昨之意是

宋甲婦其翁不...

...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終

